

理性主义设计——对gmp的理解

Rationalism Design: Understanding of gmp

特约撰稿人 谢建华

作为一个来自德国的建筑事务所，gmp继承了包豪斯以来现代主义尤其是理性主义的设计原则和风格，在当代建筑繁杂的思潮中，又对理性主义作出了一定的修正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功能理性

gmp追求功能合理及由此而产生的建筑形式美。gmp尤其反对“自鸣得意的独角戏”，认为这是一种武断的作风，导致某些图形上的创意设计过程没有真实的建筑目的。秉承理性主义“形式追随功能”的哲学，gmp追求顺从实用主义的态度，简洁明快的建筑风格，比如1993年建成的苏黎士大厦的平面呈“3”字型，为了让每间办公室都可以欣赏城市的景色，设计师并未将所有临街面封闭，或做成冠冕堂皇的入口大堂的式样，而是设计成通透的和有多种植物的温室，这样不仅能阻隔街道噪音，使自然通风的办公室免受干扰，而且能成为聚会、集会的场所。北京德国学校也是这样，由基本单元组合在一起的两组建筑，外表平和却耐人寻味，内部空间营造出一种流动性和丰富性。

严密的逻辑

在gmp的作品里，几乎很少看到夸张的、不真实的元素和成分，所有的设计，完全服从于功能、美学或精神的需要，和德国制造工艺一样，gmp在呈现整体简洁的同时，在细部构造和材料的运用上，体现了一种德国特有的制造逻辑、细腻和精致。形体，材料，纹理，质感，色彩，线条，光线或透明度，这些建筑语汇和手法，通过一种理性的设计手法加以组合，呈现出简洁，本体以及真实的理性主义设计风格。

gmp追求结构秩序的目的，在于要创造清晰的建筑形式，让建筑在视觉上一目了然。其每一个设计都必须以一种结构原则为基础，并以此进一步划分和组织建筑功能。在这里，结构并非仅指建筑的墙、柱等实体，而是将“结构”进行了“泛结构化”，包括功能、流线组织，而这一切都是以精密、讲求逻辑性为基础。

在gmp的作品中，玻璃拱顶、双层夹墙、透明电梯等成为符号性元素，在大型公共空间中，如斯图加特机场、汉堡航空港等，gmp设计的技术含量和结构精巧一览无疑。无论整体结构还是细部构造，都呈现出一种严密的逻辑性。

简洁的艺术形象

对于这一点冯·格康教授是这样认为的：“我们的设计遵循这样的哲学：简洁。我们的目标是把东西设计得





尽可能的简单，从而让它们有内容与耐久性，形式的朴实与材料的统一正是基于这种设想，我们相信这是一条不可违抗的要求。”

gmp认为最基本的简洁是美的耐久的保证。简洁是那种“合理的、不言自明的、清楚的、未经修饰的性质”。在建筑形式上，gmp多以抽象的几何造型，如直线、圆、长方体、圆锥体等构成建筑的基本造型，在外立面并不追求过分的惊人效果，建筑的艺术通过细微的设计来作充分的表达。如柏林德累斯顿银行，建筑布局采用了与历史有联系的方圆结合形式，但从外立面上根本看不出来，进入大厅后才能体会到空间变化的玄妙，方圆形式因此构成了多重立面表达：内与外的，直与曲的，如此等等。在外立面处理上，遵从严格的高度限制和规划条例，淡赭石色的砂岩墙面上镶嵌突出的垂直窗洞，青铜色的窗框，可调色的光影形成高贵而内敛的气质。

再如南宁国际会展中心，gmp向我们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风格，项目在技术上包含了双层膜结构和大跨度钢结构，细部设计也非常复杂，但由于在设计中努力反映结构真实性，除结构本身的受力构件外，不再有任何装饰建筑的构件，建筑造型和结构形式高度统一，整体和细部也都建立在一种合理的简洁性和真实性之上。

统一性与多样性

统一性与多样性也是gmp建筑的特性。对此，冯·格康教授上曾说：“都市主义既需要整体上谨慎平衡的一致性，又需要个性上平衡的多样性。过度的统一意味着令人乏味的单调，过度的多样性导致混乱”。

同样是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膜结构拱顶，大跨度钢结构，玻璃幕墙，立面上的遮阳构件，柱廊，室内不同的空间构成，这些构图元素各不相同，但组合在一起具有非常强烈的协调性，导致这样的特点是因为有一个主导骨架和虚拟轴线将整个建筑连接成一个整体，一种明显的结构秩序、比例将整体和细部的各个部分粘合在一起。这种多样与统一在gmp作品中随处可见。

持续性

有关持续性冯·格康是这样解释的：“关于持续性，我们自己的基本态度是建立在这样的坚定信念上：最简洁的解决通常是最好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努力把设计任务中的每项问题缩减到很少几个基本问题，并把重要的和非重要的区分对待。”

“这种持续性保证了gmp作品风格的统一和连贯，即使是有关风格的发展，也是基于一种连续性而非跳跃





项目名称 上海市南汇区行政管理办公中心
设计 gmp与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SIADR)
设计师 Meinhard von Gerkan
项目负责人 Jörn Ortmann
设计小组成员 Yang Li, Song Mo, Peng Xiange, HaoYanli,
Fu Chen, Evelyn asdzierny, Alexandra K ü hne,
Barbara Henke
建筑面积 100 860平方米

性，因为，不断更新的建筑作品和建筑式样极端的短寿命，自然会令gmp怀疑它们是否可以被称为探索性的新作，或者，是否归根结底仅仅是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

由此看出，gmp追求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建筑设计风格，这种风格建立在一种对建筑的朴素哲学的理解之上，即：建筑学是一门受制于各种社会责任的学科，因此，它必须表明与内容之间的因果性，表明与目的之间的相关性。

创新与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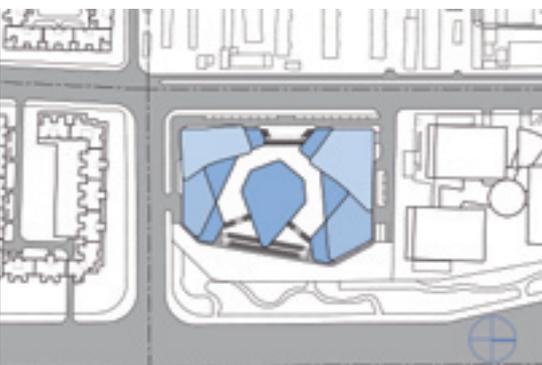
虽然gmp的建筑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但他们仍然关注创新与变化，冯-格康认为：“设计中最令人着迷的东西就是新发现，对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对满足使用标准，场地条件以及物质和结构条件的新概念的开发，还有耐用性以及把一切要素整合成一个建筑整体的能力，这一切是很吸引人的。对整体和环境的尊重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此，对我们来讲，那种仅仅想要从审美方面，雕刻方面，从表面上改变建筑的革新，并不是我们所感兴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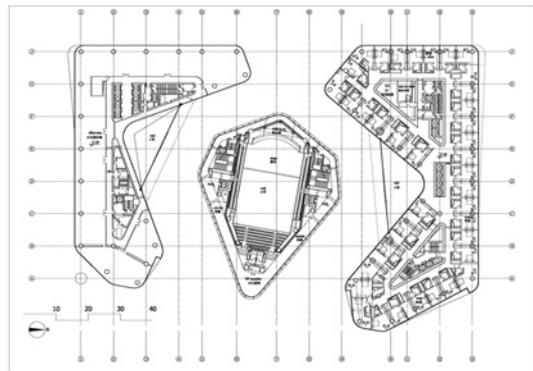
从冯-格康的态度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来自于严谨和理性的德国，但gmp仍然把创新与变化作为建筑本身最基本的的一个构成元素，这也是建筑发展的前提，每一个新的项目对于gmp来讲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这是建筑特殊性的所在，这一点，在最近几个中国项目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自由浪漫与严谨理性完美结合，一切，都是创新与变化的结果。

公共关系

gmp认为：每一种建筑形式都是城市的一部分，因此，也就是公众体验的一个片段，离开了生活它会是什么样呢？这就是为什么每次gmp都致力于如何设计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界限的原因——这并不是因为土地使用权的缘故，而是考虑到功能、使用、评价和城市一体化。

这样一来，建筑作品的创造对于gmp而言就和一种美学义务连接起来，每个建筑都占据一块有限的、世俗的场所，每个建筑及其设计者、拥有者都欠对公众的一份贡献，那贡献就是公众参与理性的设计。这一点，表明了建筑和社会、人类之间的关系：建筑，不可能脱离社会和人而存在，它是我们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社会的评价和公众的意见对建筑设计师至关重要。公共的角色使得建筑师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这种建筑与公共关系的态度，也正是建筑与城市之间的态度。





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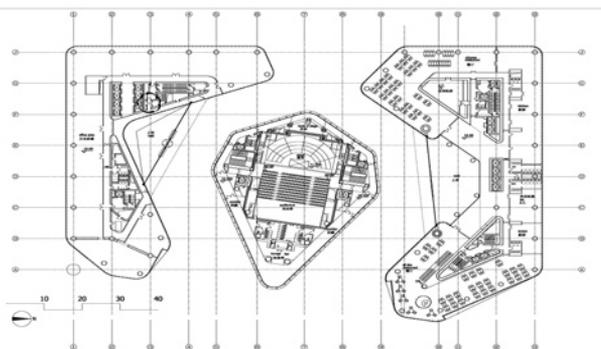
gmp 非常重视建筑中的对话。他们追求在对话中设计，建筑师应该是对话的参与者。“对话这个比喻可以说明我们的立场，我之所以把我们的设计方法描述成对话式的，就是因为在设计过程中问与答一直都是相互依存的”。冯·格康教授在表明以上态度的同时也强调到：“从字面上说，建筑设计是我们的一种对话任务，因此我们把自己看作是环境的合作者，以艰苦的设计过程来回答环境设计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回答并不是排除了其他方面后空洞的纯美学姿态，我们只是努力使我们的回答更深刻地反映问题，这就是我们进行设计，开拓设计之路，从问题的特殊条件中获得设计概念的方式”。

比如位于一个山坡之上的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建筑设计的基本想法是和环境融为一体，山体被平整为三个不同的标高段，然后建筑依次迭放在三个平台上，建筑通过和山体的结合从而成为自然景观的一部分，而建筑本身形象，在城市绿带中成为城市一个重要的密不可分的构成部分。对话，就是在这样一种对环境的尊重和融合中获得完成。

结构

关于结构，冯·格康教授是这样说的：“单纯的结构和单纯的技术是不存在的，两者都依赖形式而存在，这种形式必须通过不断的寻找和精心的设计才能得到。每个建筑的结构都是一个聚合体，它将合理的负担建筑荷载的原则及抵抗各种压力的支撑或内力原则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客观的物质形式，这种形式为达到其结构目的肯定会很臃肿并且耗费大量的建筑材料，人们因此对结构加以包裹和掩盖，然而人们也可以经济地使用材料，展现美的魅力和精巧的结构形式，这些形式为结构而诞生。因此结构的恰当性，经济性及生态效应与美学效果一起构成了永无止境的的设计的全过程，这绝不是孤立的建筑风格的设计，而是整个设计过程的逻辑性。对我们来说，结构决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设计因素。关键是要将结构看作一种控制平衡的仪器，就像是音乐旋律中的节拍或者语言中的语法一样。”

在此，结构在gmp的作品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建筑本身所具有的结构秩序，“在宇宙中有一种无形的结构秩序统治着我们”，结构秩序的存在使得建筑具有一种整体上的粘合力和合理性。比如南宁国际会



设计竞赛 2003年一等奖

主设计师 麦哈德·冯-格康, 施蒂芬·舒茨

项目负责人 大卫·申科, 姜琳琳

设计小组成员 Ralf Sieber, 张娜, 李然, Daniela Franz, 李峥, 王丽

中方合作单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业主 北京东方文华国际置业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 135,500 平方米

建设时间 2006年至2010年



展中心所有结构柱网全部是9米X9米的模数，这种有着比例关系的结构柱网赋予建筑一种美感和协调性。另一方面，结构作为设计的必要支撑，也作为所呈现的内容，毫无掩饰地表现了出来。有关整体结构方面的每一个部件，全是必要而不是多余的。在细部的设计中，合理的材料使用和设计逻辑性也是在一种结构的前提下完成，合理的就是美的，可以说这就是gmp的设计理念。

个性

gmp的作品，相互之间有一种风格上的类似，但仔细观察，仍能发现各自的不同。“我们认为每一幢建筑都需要一张映射和表达自我特性的脸，这种特性来自建筑与其自身所具有限制条件间的对话”；“我们设计的建筑的个性必须满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既要反映我们自己的设计原则又要独具个性”。这些原则表明gmp虽然一贯追求理性主义的建筑风格，但在理性基础上的个性，仍然是他们极其关注的问题，有个性的建筑始终是gmp设计的目标和要求。

从总体上看，以gmp为代表的德国理性主义建筑已发展得极为成熟，在结合可持续建筑技术、城市文脉等人文主义因素之后，理性主义已经一改当初的平淡、刻板，形成精致的、耐人寻味的、功能实用的、具有历史感的建筑风格，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具有活力和综合性的新理性主义面貌。

在谈到gmp在中国的未来时，冯-格康教授是这么说的：“在德国神话故事小红帽和狼中，狼扮装成老奶奶，以便抓住和吃掉那个小女孩。不仅是中国人，许多人都把现代建筑当作那个狼，虽然人们总是试图让它显得像一个亲切可爱的老奶奶，但是这样的试图总是一再地失败”。“我们的任务就是驯服这只狼，把它变成一个正面人物”。从这一点不难看出，gmp对自己的建筑风格和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抱有强烈的自信心。

gmp在中国的出现具有这样的意义：它倡导城市和建筑设计的一些观点，比如对环境、场所、城市的重视；注重设计理念扎实、朴素；对简洁、统一性和多样性、持续性、创新和变化、公共关系、对话、结构以及个性的坚持；在设计中保持一种来自德国的严谨，并崇尚精细机械制造风格，等等，都给中国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清风。

gmp属于那种很注重设计方法的事务所，冯-格康教授在谈到自己事务所的工作方法时说：“我们方法的明显特征就是严格分层和概念性的程序，尽管我们有400多名员工，但最初的概念都是设计者本人用手或用心创造出来的，提出问题与设计概念，然后据此产生详细的计划，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总体的概念统领一切”。

